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宋　時瀾　撰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覘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

在唐虞時必與稷契臯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意即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

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

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

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尚謂

之其且或乎葢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

望其君悔過之切兾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

不敢斷然為已定之辭謂其果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為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

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湎本紂所自為今微子以君為心以國為體雖紂之沈湎如我之沈湎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為過其心焦然不寧恨弼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為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為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

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鬭無已水决而横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

師師相勉是為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為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臭味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恒得㳄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為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為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為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讐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彊陵弱爭鬭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為之本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幽王渒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痛悼傷愍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

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複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為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已無可奈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我得為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顛隕隮墜將如之何傍徨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賔主相對之言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墜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絶也豈天之為哉乃以為天毒

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湎于酒雖紂自為之而箕子不敢指絶其君歸之於天尚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為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為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無君父況於耇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其弊

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所或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為姦宄之好卿士有非度之師小民為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耇長與舊有位之人固宜箕子代紂寒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犠牷牲用所以寓敬神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尚聚斂是務多召敵讎讎斂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為之而無怠倦之意大抵

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為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而為善則兢兢為堯舜孜孜為禹亦前日為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是以天下之多瘠無所詔告多瘠者困窮之民也君為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為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

俱為惡如出一人矣𤸃雖多何自而詔告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興而受其敗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决不為人之臣僕矣然商

家不可絶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有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為子之害耳箕子之意尚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若逃亡于外

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

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遯也此心既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為安反之於已有所違礙乖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我當以身徇國與國為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為仁也要之比干為最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矣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

序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言十有三年先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使紂天命未絶人心未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僭亂之人同即天命已絶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觀之可見其

同一年之事非序之誤即經文之誤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葢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絶周之正朔未頒故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會八百國之諸侯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為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之人為朝王之行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嘆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也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為人得之偏者為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别有所謂聰明不過精粹清徹不失此靈耳故為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賛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為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派則不一矣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既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蠢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為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用其力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

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壅蔽隔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子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喜怒皆到極處既如此但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賈山言率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為者紂亦為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

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

於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者天既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勲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勲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勲未集也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為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祖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閑日為

夷居者甚多此乃蹈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即天心也葢武王與天為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與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葢肅將之舉固一順乎

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密察之功乃所以為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足以見將天威之肅也益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為君之理繫於人心而

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為與不當為之間紂之惡為其所不當為所以為逆天武王既承天命則當為也若不往伐是不為其所當為亦為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湯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為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尚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清四海四海本清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即清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可失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

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五

宋 時瀾 撰

泰誓中第二　　周書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立法自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尚視諸侯為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葢諸侯雖以義從未敢即行約束遽有君之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聖賢之言未嘗不精微當朝廷則為詔誥當祭祀則

為祝冊當用師則為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門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為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為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知可欲之謂善故思日孜孜凶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或幾乎熄矣猶雞鳴而起孜孜為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誤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耳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

離非道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絶者乃昵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犂老者元臣故老有羞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逋逃紂為之主萃淵藪

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葢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

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籲天糹戠德彰聞葢小人既以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為用後亦以利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忿之極無所告愬是以呼天大抵為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於極則

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

紂既無道至於剥害其處兄弟之間可知矣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葢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已有天命認為已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理安可以為已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孳踸曲拳耳何足行

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虛具耳果何益乎私已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為無傷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萌已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已之工為毋我之學已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尚不能知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

天其以予乂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識天紂天命絶人心離尚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輔乃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乂民武王造周葢在此語也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盡彼此相符襲于休祥方敢言戎商之必克亦以見聖

人之舉事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為獨夫雖有億兆之衆若等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絶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使紂為君則當以尊卑論既不謂之君則當以衆寡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彊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億兆之

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為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咸在武王獨舉十人何邪葢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為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之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能保文武之興海濵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於周親之愛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其理誠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錯無道以屬之猶路人也志士仁

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天下為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踈一德一心豈非親之本乎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高而在上民至公之視聽天之聰明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向有麗紂之過惡者今皆屬于我一人安可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者

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視以為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激之今已侵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張皆

暴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暴白無一毫之歉矣使武王有一毫愧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為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湯之心即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即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

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其理明矣何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此知反者也

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歉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憂慼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宜通前後兩段看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養明以晦乃下

工夫時也此正曾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誓言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離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既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而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顧諟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

於恍惚渺茫之中不可致詰葢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為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為人所不為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

為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恃以為生以為存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絕于天自絕者天本不絕人人自絕於天耳結怨于民結者言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敢為者紂皆為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痡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已而相禁制者宜其放黜也典刑者與已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士箕子也箕子有愛

君之心又有太師之尊至於囚而為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葢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既背不得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

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失方紂之為惡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苟當彊敵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伐紂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續而不間也恭

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臣十人固不至此
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撫
我者即以之為后虐我者即以之為讎則君臣反覆
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
我者乃為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反乎君職
則是讎也撫與虐為對后與讎為對古人於君之義

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而發也況撫者

后之道虐者讎之事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

乃辟

紂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虚位大作其

威於民乃汝之世讎人君政令或有不善以及于民

安可即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因獨夫

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霏微霢霂而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疾風轟之以迅雷凌厲震動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至於比屋可封之域除惡只務其本殲厥渠魁殄殲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可以成乃君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以賞罰警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嘆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

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堅之心文王仰無愧俯無怍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以武王伐紂尚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予可謂毋必矣以文考為言不敢歸之於已可謂毋我矣苟以為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即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討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謄録舉人臣龔秉震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宋 時瀾 撰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武王代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

也葢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

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已先一日而陳何以知之後言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

刄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刄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刄而誓也

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所謂黄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説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殺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敎亦近於過但杖鉞秉旄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鉞與旄指麾三軍之耳目耳

逖矣西土之人

觀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巡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尚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養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

子賜路使三官書之季孫為司徒實書名叔孫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用見司徒司馬司空為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既受天命行天罰而紂尚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三卿聖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之意也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武王臨陳誓不止於西土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也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人此序書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言軍威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内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者牝

雞至於司晨陰陽繆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言天本

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尊有常尊紂昏棄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内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拳曲之恭也聖人之恭臨事之際義理審察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嚴整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戰也六步

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進退紀律如此後世

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勗哉

勗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動有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拘於止

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其不妄侵掠可知矣

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桓桓者師直為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朂哉夫子爾所弗朂其于

爾躬有戮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奔於我者不當殺之以勞役西土之人但取彼凶殘而已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繁簡見風氣之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還其厚於已薄也當舜之時言罰弗及嗣啟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孥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迪

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巳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薰蒸之久也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

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為萬世之計日者在天常

著之象歷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歷或有差曰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整辦軍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下不書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於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偃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王應之而已所以平定即偃武也豈如唐太宗遼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興調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牛則異

時四征弗庭以至管蔡之誅將何所用如後世蕭俛段文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吾示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此示生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廵狩而歸苟有一諸侯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一毫不盡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豆籩亦

與武王同此心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為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聞武

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已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啟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勲大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為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曰大勲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子何所為其承祖父之志耳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為一莫非一理在上則為天在下則為地其流通則為川其停峙則為山其亶聰明則為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為賓主相為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

輔相天地賛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是天物當賛育也而暴殄之烝民當撫摩也而害虐之乃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言天下之惡皆歸焉大抵水流濕火就燥紂為惡之主故天下之惡皆於紂而聚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絶暴亂之封畧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貊庸蜀羌髳之類也恭天成命謂天已成誅紂之命已成之命言天斷欲誅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

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篚厥玄黄即天休之震動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逋逃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其後逋逃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書而存此語聖人於書達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曰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没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徧間有雨雹豈害其為春孟子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一衣天下即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

武王不別創為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
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
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
人也表其閭巷以旌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

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為已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疆理之政明一夫受

田百畝小大貴賤各有定分不可兼幷聚斂掊尅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樞故其惡熾自阡陌既開彊家大族自相吞奪始田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在内之政也用人當盡用賢者葢天工人代非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人事事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能則任以是職

重民五敎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五敎者五常之敎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於此三事敎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敎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為哉有信者則惇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

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既數百年氣象不同矣而終篇

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恍然而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七　　　宋　時瀾　撰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上三語所以撥天下之亂下一語所以反天下之正勝殷殺受乃應天順人為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不過區區

因奴以之歸作洪範似與上兩句輕重不同何以對言之以迹而論固有閒以理而論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箕子之訪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其事之重一也孔子序書與春秋同筆武王勝殷殺受孔安國曰不殺而放紂自焚也若有所解釋掩蔽誠為忠厚然不知孔子之筆自有易直正大之體聖人無心因其所遇春生秋殺各行其時耳以箕子歸以之一字不可不深求也箕子與微子比干言人自獻于先

王我不顧行遯是無歸周之意矣書以箕子歸見箕子之心不歸周以箕子歸者武王也涵詠武王勝殷殺受一語洪範一篇可以黙諭涵詠以箕子歸一語微子一篇可以黙諭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百王之範未嘗渝其不歸周之意而又不得而不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為祀箕子言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義不為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為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為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嫌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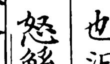
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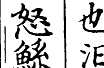
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倫之所由敘苟不知彝倫攸敘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既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人相傳之心一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真不知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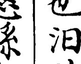
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右輔相安有不知覲其言曰惟天隂隲下民相協厥居苟其習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烏知天之隂隲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而武王必證於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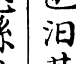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乃者有紬繹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兩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於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跡通鯀反陻塞之故汩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陻而五行皆汩見五行同一源也汩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汩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之不與洪範九疇

彛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彛倫未嘗斁也

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

之彛倫如草木發生一枝一葉之閒又自有陰陽也

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鯀用禹者舜也今但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見舜

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為皆有天下而不與之意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前必先言鯀汩陳五行然後不畀洪範九疇至於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即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工夫所以異於汩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本非在外九疇彝倫自有常敘不可加一毫人為於其閒鯀作為而汩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事自然攸敘

初一曰五行

太極動而為陰陽陰陽布而為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即言初一曰五行當深究

之萬物無不有初未甞息也故謂之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貌言視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為主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紀

者見君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有待人君建立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為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泰然以為無疑可稽即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不蓄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善惡殃慶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物不有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凝於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

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謂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興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先之

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視有言然後能聽故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顔淵之目先視聽而此則先貌言蓋顔子為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地也故視聽為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不得不先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改為曰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

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德為

肅不可以作乂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即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後

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其所

自出古者立國則先宗廟作服則先祭服作器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既得其居設司徒以教之非至此而始教也教祀之時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委曲纖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之司寇以上所謂内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伐之事師則盡之外治不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統日日者星辰之大歷數則步占之以敬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中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道固不為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以斂所以

斅不可不詳味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即有所虧庶民皆歸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之謂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皋陶既言知人又

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為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為善而亦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已為親而以理為親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儻不至於罹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

而康而色

和其顔色所謂載色笑匪怒伊敎也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即當錫之以福非謂錫之爵祿土田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即錫福之謂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費委曲成就之力邪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也

無虐煢獨而畏髙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煢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彊者髙明之

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謂如煢獨之人以為不足録高明之人以為不可教則是遷就退避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為即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純正之人既道德純備方進于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天之生先知先

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

有好于而家正人既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儻無好德之人君彊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

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别君子小人兼包并

容及其後也薫蕕雜處賢否混淆非獨彼有罪咎亦

我自作其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遵者用工之地也雖云無偏無陂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别反覆吟咏皇極

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如會會聚之會皇極之衆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
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謂此彝此訓非我所
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庶民不可視為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二即言以下仁也盖克己復禮為仁初既能復禮即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為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矣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

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

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言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言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

之至於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燮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異道降有彊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政教之人天下之理常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康之時則孰為彊孰為燮也沈潛者深沈重厚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遜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彊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燮友之人當

以柔治之沈潛重厚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髙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頗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為一體不以一身之無疑

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蓍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黯曰驛其兆絡繹不連屬曰克其兆交

錯曰貞内卦也曰悔外卦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内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處心之公燭理之明故能推詳吉凶茍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人為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所謂大同者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它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卿士庶

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

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於枯莖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為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精至

徵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皇極之道可謂完備無偏倚矣又察於至明驗於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廡微細之草尚至於茂盛則其它必無差忒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謂一者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

肅時雨若者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時暘若者乂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闇昧故時燠若謀者深治故時寒若聖者鼓舞動盪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爲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即天地之氣若鼓之應桴響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咸顛倒則恒雨若躁急則恒暘若逸豫則恒燠若迫切則恒寒若蒙闇則恒風若以蒙視聖不啻如千萬里之遠何為以蒙對聖盖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功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

言人之為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為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為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無易上下各安其職則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陳列在下如衆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汲汲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恕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為而已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貧惡弱咸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太正一元之氣而舉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自彊為善或牽引

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

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為善主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七